

◆樟树坳茶座

红岩往事(外一篇)

薛健

红岩,绥宁的一个小镇。四十多年前,母亲在镇上肉食站工作,而我在三十里和六十里远的地方念初中和高中,周末或放寒暑假都是徒步回家的。回到家,先是饱餐一顿,然后便操练家务活。从挑水洗衣服做饭菜到宰鸡破鱼做猪血丸子等,样样去学,什么都做。每次返校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水将弟妹衣服洗濯。有时,我还跟着站里的叔叔去学杀猪:刮毛、剥皮、开膛、砍肉及清洗内脏……偶尔,割下一片儿猪肝往沸水里一烫,即食,那清香鲜嫩的滋味如今是尝不到了,想想都觉得美!

美的事儿,当然还有下河摸鱼了。镇上有一条小河,好像水不深,我经常一个人脱光衣服裸手伸进石头底下,探寻那滑溜溜的鱼儿。运气好时,能捉到多条鱼,且嘴手并用:嘴巴咬着鱼手里还攥着鱼呢。

那时,能看上一场电影也是挺美的事儿。镇上一旦放电影,便早早传出消息,几天甚至半月让人激动得睡不着觉。等待的那些日子整个人儿亢奋且焦灼不安,生怕误传信息,空喜一场。到了放电影那天,心都快要蹦出来似的,早已喜不自禁且飘飘然……最重要的

是,那天的晚饭必须早吃!吃过晚饭,我便扛着一条长凳早早地来到放映场地,欲占据一个好位置,没想到还有比我性急的,他们端着饭碗已坐在凳子椅子上守候。我择一空地放置好凳子,等待母亲弟妹,等待电影开始,等待生活就是这样:有电影可看、有愿景可盼、有幸福可言。

在红岩,我算挣过人生第一桶金。当年,镇上那条简易公路要造成柏油马路,自然需要很多砂石,母亲便给我揽下捶石子的活儿。于是,我挑着一担笨拙的簸箕去河里淘卵石;或推着一架齐肩的板车去山里拉石块……挑来卵石拉来石块只是前奏,接下来用铁锤将它们一个个一块块击溃敲碎,才是最费时间最耗体力的,甚至不小心砸破手指流出鲜血……但看到那垒成山似的石子时,心里仍是欣喜。它毕竟是用整个暑假,磨破了双手所换来的劳动成果。虽没几个钱,却听母亲说欲寄给株洲的大姨治病,我开心又难过……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只是未到情深处。更何况,我的少年与众不同,甚早便操持家务、帮衬父母、照料弟妹,其中艰辛,个个中滋味,欲语还休。

大田插队

40年前,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高中毕业即成为盐井公社大田大队第八生产队的一名插队知青。

刚插队时,我被安排与队上的妇女一起劳动,由于什么都会,她们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喊我干啥就干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田间劳作是有蛮苦的,且累不说,莫名的惆怅总会涌上心头。当然,其间也不乏诙谐和乐趣。那时,她们一边劳动一边谈笑风生,田间的活儿并没耽搁,若非如此,劳作起来便少了生气和兴头。乡里娘儿们只要碰在一块儿就有说不完的笑话、聊不够的趣事,侃家长里短,道风花雪月,津津有味而乐此不疲。插科打诨间男女那点事儿从她们嘴里说出不觉粗俗与情色,反倒有几许温情与诡秘的意味……

我插队的房东是个善良热情、勤劳朴实的良家妇女,不仅出工积极,农活娴熟,而且干家务利索,做饭菜好吃。她膝下四个儿子,相差三年一个,基本上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她丈夫唐老师常年在外教书,家中大小事儿独自扛着。我去了,等于是多了个添

麻烦的大活人,除了管我吃住外,她常常将我换下的汗渍渍的脏衣服洗净晾干且折得整整齐齐,或者为我纳鞋垫、做布鞋、织手套……为此,我深感自疚,却无以回报。

插队那会儿,除了犁田、插秧、打谷等辛苦活外,秋天里上山摘茶子,则是轻松愉悦的事儿。那时,男女老少一齐上山摘茶子吃野果甚或打情骂俏,个个怡然自得。谗人的是在山坡上架起大锅烧起旺火煮着香喷喷的饭菜,大伙儿如享饕餮盛宴一般吃得满嘴流油、满心欢喜,真个享受。而到了冬天,大地沉睡,人儿慵懶,却有勤快的男人早早踏进深山老林埋套设夹去了,或在雪地里寻觅野味。论狩猎,当数刘队长了,什么野兔、斑鸠、鹿子是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百斤重的野猪肉常挂在他家的火塘上,油光放亮,馨香扑鼻,煞是诱人……

那两年两个月的知青生涯,亦苦亦累,且忧且乐,但更多的是孤独与寂寞。幸而,有青山作伴,有蛙声共眠,有星空仰望,更有山里人纯良的心地、质朴的情怀和无私的爱温暖并感动着我,让我走过那段峥嵘岁月……

◆乡土视野

老街

刘绍雄

清晨,早行人的脚步声把老街吵醒了,“卖早粉”“卖发糕——”一串串清亮的吆喝声把巷子喊得又弯又长。老街很老了,清一色的木屋被岁月的风雨吹打成黑麦酱的颜色,青石板被一代代男男女女的脚底打磨得比青州红丝砚还要光亮、油滑,水浇上去都站不稳脚根,极快地滚成了一颗颗晶莹的珍珠。

老街名“木货街”。听老一辈人说,很久以前,老街还没有街的时候,祖师爷鲁班来过这里。渴了,鲁班就地一抖脚,地面上就冒出一泓清泉水。鲁班掬一捧泉水喝饱了,最后一口水却吐在地上,化作一条小龙钻入泉水中不见了。鲁班解下汗巾和随身携带的曲尺坐下来小憩,临行时却忘了带走曲尺。所以,木货街就建成了曲尺的丁字形,街的中段就有一口老井,舀不干,旱不涸,涝不溢,水质清冽甘甜,几百年来一直莹莹碧碧在那里。木货街周围东头的伞铺街、北边的猪厂街、南面的酱油巷和西侧的王坊巷在历次的兵燹火灾中不知兴废了多少次,惟独木货街的老屋没有发生过一次劫难。打我的祖父那一代起,就从来没听说过木货街有过火灾。一次次大火烧到了木货街周边的街坊来了,老街就是不着火。为何?原来是祖师爷鲁班来过这里时画了符、念了咒,保佑木货街无劫无灾。

这话我不信。老街没有火灾可是老街人自己的功劳,这里的人秉承着一句古训“生柴(财)不带火。”意思说木匠与最容易着火的木材打交道,时刻要注意火烛安全,做到制作木器剩余的干柴不引起火灾。老街的人从不在刨木花丛中的马凳(做木工用的板凳)上点火抽烟,从不在木工作坊间打灶做饭。冬天用的烤火的火柜,在临睡前一定要用大瓦盆把火灰捂住,仅留一丝缝隙使火种延续下来,第二天又可以加炭烤火。木货街的人家家户门前有三麻袋沙子和一缸水。从我记事起,麻袋不知换了多少个了,沙子仍堆在门前,以防万一。街上还自发组成轮流看水值日。所谓看水,就是在每天傍晚时分,戴着红袖套的看水员从木货街的东头第一家检查起,直到西头最后一户。看水员有着无比神圣的权力:看谁的家里的水缸是不是挑满了水?如果缸里没有水,就勒令马上去井边挑水填缸。谁也不敢借故不去挑水的。轮流看水值日制度年年月月,天天如此,谁也不会怨言麻烦而撒手不干。

木货街人在保护自己之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火灾的蔓延。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深夜里,王坊巷里一家坟香厂着火了,火势凶猛,蹿上了高高的屋顶,尽管火灾之处与木货街还隔着一条小弄,但木货街所有的青壮男女一齐出动了。担水桶、捧脸盆将井水泼往火场。由于人多势众,凶险的火灾终于被降伏了、熄灭了。待人们收拾好工具往家里赶时,才发现自己头上、身上都像洗了一个澡一样湿透了,寒夜里冷风一吹,全身冻得直打哆嗦。那一年,我已参加了工作,正好赶上了回家过年,我在救火行动中的表现,受到蚊香厂领导的关注,事后他们给我们单位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大力赞扬了我见义勇为的行为。因着这封感谢信,我被单位从车间调到了保卫处,掌管单位几千号人马的火盗安全。

今年夏天,我回到了家乡老街,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老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木质结构的老屋被拆除了,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式样新颖的小洋楼,青石板街道也改成了水泥路,街道也拓宽了、拉直了,走在上面,真有一种新奇、舒畅的感觉。我仔细察看了一下家家户户的门前,发现那些笨重的沙袋和水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壁挂式的新型灭火器。老街人即使富了也不忘传统啊!

◆古韵轩

老奋

欧阳梅先

一
闲居日久生愁楚,自选良方作理疗。
几卷古今消寂寞,一支秃笔治无聊。

二
一支拙笔写春秋,夏暑冬寒竟未休。
激浊扬清明素志,自酬寻乐做诗囚。

三
诗兴行吟老愈浓,雕龙乏术且雕虫。
何须染指名和利,心血凝成卷卷红。

四
敲词琢句浑如故,趋韵吟诗老未工。
落笔已无才倚马,放歌犹唱夕阳红。

◆湘西南诗会

半碗黄花菜

(外三首)

李春龙

高石头岭上的黄花地
你五分我三分
总是同去同回
很多年没有摘黄花了
但我们对黄花的感情是一样的
我们爱吃的黄花菜绝不允许熏硫磺
就如念想要原汁原味
红尘一误再误
属于你的半碗黄花菜都凉了
我一个人还在端着杯

落花生的一室一厅

外公种的落花生
大多是小小的一室一厅
洗泥巴喝饱了水时
像要把两间小小的麻屋子挤破
与大学毕业后的舅舅
一直四处谋生活时租住的
小小的一室一厅差不多
根本无处落脚

石冰糖

最爱石冰糖的是石匠老贵
为了在石头里
寻一块冰糖来甜一下口
一个人钢钎一样被铁锤赶着
硬邦邦寻了一生

你不可以吃羊肉

一朵二朵三朵四朵五朵陆续盛开
最爱照镜子的杨满娘就不爱照了
杨满娘还最爱吃羊肉
五朵第一次从广东寄钱回来
杨满娘高高兴兴买了一脚羊肉炖好
一口气吃了两菜碗
这是杨满娘第一次吃饱羊肉
第二天杨满娘就进了医院
一住半年差点边瘫
医生说:
你不可以吃羊肉
特别是不能吃饱羊肉



◆精神家园

身边的“桃花源”

伍程凌

一直以来,特羡慕陶渊明老先生笔下的那位武陵捕鱼人,竟然于无意间一头撞入桃花源那么一个仙境般的所在。要不是陶老先生在文中一再点明,“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要不是博学的语文老师反复强调“桃花源是虚构的世外仙境”,我也真要不惜花心思耗精力去寻找了。

然而,一个桃花源居然不经意撞倒了我,撞得我惊喜莫名,感慨万千。

那个早春的上午,天空阴沉低矮,似乎抬头就能碰破乌云。一场大雨眼看就要降临。身心俱疲的我,还得带上一把雨伞出门谋生计。

我接近一片树林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这是县城公园一角的樟树林。林子不大,约摸一亩山坡地。树不粗,多数才碗口大。满坡的樟树挤挤挨挨,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引导我将要穿林而过。

雨点开始是零零星星的,东一颗西一颗,欢快地从云端里蹦下来,纷纷落在树叶上,落在水泥路面上,沙沙沙,沙沙沙。雨点落在路面上还跳呀跳的,如小顽童手里抛洒的黄豆。

走进林中,雨点更大更密了,先前单调的沙声,顿时转换成了繁复的交响曲。雨点扑在绿叶和雨伞上——噗噗噗,噗噗噗;绿叶上的瀑布飞流直下——哗哗哗,哗哗哗;路边溪水的流淌——淙淙淙,淙淙淙;雨点穿过绿叶缝隙,打在树下厚厚的落叶里——叮叮叮,叮叮叮。

所有这些声音,一如这山坡上树林的色彩,鹅黄、翠绿、黛绿,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艳丽缤纷。

所有这些声音,丰富多彩,或激越,或舒缓;或高亢,或低沉;或奔放,或缠绵。

所有这些声音,交汇在一起,是那么自然和谐,那么天衣无缝,那么扣人心弦,那么妙不可言。这是美妙的天籁,是大自然演奏的交响曲。任你丝竹管弦、锣鼓钟磬,休想摹其万一;任你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无不望尘莫及。

所有这些声音,还有密集的雨箭,交织成一张偌大的铜墙铁壁,将百余米外闹市的喧嚣隔绝开来。整个树林,全然是另一派天地。美妙的乐音,充斥了林间的每一寸空间,将我包裹得如一粒蚕茧,有着无法言说的温暖、舒坦和最美好的感觉。我成了独享这个举世无双的音乐盛会的幸运者。什么名利地位,什么辛苦劳累,什么烦恼忧愁,统统在音乐声里消融,随着漫天大雨悄然流逝。

此时此刻的我,正如苏东坡于月夜在赤壁下泛舟游长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的心忽地一颤,此刻的这片樟树林,多么美好,不就是我心中向往已久的桃花源么!

原来,人间处处有桃花源,她并非什么“太虚幻境”。不过,她有点淘气,与我们巧妙地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一时半会还没来得及发现她的藏身之处罢了。

只要时时留意,处处留心,相信每个人都能觅得自己心目中的那片桃花源。